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九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魯頌　閟宮

閟宮八章首章十七句二章十二句三章三十八句四章十七句五章六章章八句七章八章章十句至之字　正義曰作閟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爲常許此則揔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illegible]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

建之辭寘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公之
事爲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略之 閟宮
至之緒 毛以爲將美僖公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
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閉之宮有侐然清
靜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礱
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既言其廟遂說其身赫赫然顯著
者其姜姓之女名嫄也此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之
天用是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災殃
無患害終人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
神又下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又
與之黍與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穋先種之稙後
種之穉及菽之與麥下此衆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國使
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后稷之所
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此衆穀徧教下民同有此穀於
天下之土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可以

天下之土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可以

相繼故言纘禹之緒以美之　鄭以閟宮為神宮於魯國有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奄為覆緒為事為異餘同　傳閟閉至甍密　正義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閟謂閉戶拒公故閟為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嫄則此述姜嫄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說姜嫄之廟而謂之閟宮故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樂云舞大護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為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踈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別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illegible]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禖宮嫄廟清[illegible]

寔　謂宮內　容重　言寔實寔實故謂宮之廣大

意故云礱碧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桷而礱之加密石焉是礱碧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是也　箋閟神至神宮　正義曰箋以詩人之作覩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閟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於理為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閟為名釋詁云毖神溢慎也俱訓為慎是閟得為神閟與毖字異音同故閟為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傳上帝至子孫　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為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毋無災害也此直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并孫言之以協句也　箋依依至遲晚　正義曰箋以生民之篇

孫言之以協句也　箋依依至遲晚○正義曰箋以生民之篇

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依爲依其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是其依之也以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故憑依其身而降之精氣使得懷任后稷也生民言不坼不副無災無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篇無災害文在彌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言懷任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箋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生其不坼不副唯謂生時不爾此箋云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災害謂懷任時坼副謂生時也以其意與彼同故引彼爲說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彌月不遲是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　傳先種至曰稺正義曰重穋穜稺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穜後種曰稺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穋是傳亦略而不言也

也執競傳以奄爲同是此奄亦爲同也　以后稷

使民知稼穡下國同同時有是大功也　箋奄猶至稱焉　正

義曰網奄覆鳥獸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

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爲

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

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敎民也言其不空生謂生必濟世不徒

然也孝經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

也又解后稷其名曰棄未爲司馬不言棄爲司馬而言后稷

之意以其居稷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

稱之周本紀云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后稷

生名曰棄也本紀又云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

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文末說舜命羣官使

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布五敎爲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爲

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爲士即秋官也垂爲共工即冬官也

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棄黎民阻

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褒述其爲稷之功不言命而爲官明是稷作司馬爲夏官也且尚書刑德故云稷爲司馬契爲司徒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后稷稱焉　傳緒業　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故緒爲業也　箋秬黑至明之　正義曰秬黑黍釋草文緒事釋詁文事業大同耳當時所爲謂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爲事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爲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爲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爲亦同時矣非[illegible]水六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重故[illegible]解其意

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棄黎民阻

義之申說以明之 后稷至厥功 毛以爲上言后稷之孫

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
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有翦
齊商家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
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
不自以爲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心無有疑
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勉
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法治商之衆民莫不
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
合同其功 鄭唯以翦爲斷緒爲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
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爲異餘同 傳翦齊
箋翦斷至斷商 正義曰翦齊釋言文齊即斬斷之義故
箋以爲斷其意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王
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 傳虞誤 正
義曰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爲

民無貳心傳以虞爲誤則亦爲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
云天下歸周無貳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 箋屆
極至克勝 正義曰屆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也然
則此極又轉爲誅紂爲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
致天之屆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是
殺非也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爲戒武王之辭太
誓説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
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令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
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
事相接成故也 箋敦治至先祖 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武
王克紂治商之衆故以敦爲治釋詁云咸皆也皆亦同之義
故以咸爲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周自后稷以來世脩其業
大王文王之意皆欲成尙之功但時未可耳今武王誅紂克
王業之意故美其能同其功於先祖言與先祖同成其功也

至如陵　毛以爲上既述遠祖之功以美大魯國此乃
説其封建之由及今僖公之事言將欲封魯之時成王乃告
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之爲侯於魯國大開汝之
所居永爲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爲書以策命魯公伯禽
使之爲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内之山川使之專有又賜之以
境内之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
於衆國也至於今日周公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
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
而至盛春秋四時非有解怠所獻所祀不有忒變因説祭祀
之事皇皇而美者爲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
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饗之於是以爲宜下福與之既已
多大矣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
汝僖公矣又言祭宗廟得禮故先祖福之更説祭廟之事將
於前秋則爲嘗祭此夏而巳福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
横木於角以楅之令其不得觝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

與赤色之特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爛火去其毛而炰之豚又有切肉之胾與大羹鉶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歌舞其神執干戚而爲萬舞舞者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於是有慶賜之榮作者善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言其無毀壞之時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僭踰相犯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　鄭唯秋而載嘗爲異以載爲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豢養牲餘同　傳王成至宇居　正義曰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歳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唯告周公其後注云歳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武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册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

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時周公爲叔父知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爲始是元得爲首屋宇所以居人故以宇爲居　箋東東藩至得專臣　正義曰諸侯爲天子藩屏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使爲己有故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以土田者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爲魯君自然田爲魯有而山川附庸與土田共蒙賜之文土田既是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附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山川故改澤爲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極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

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
更有附庸也魯爲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耳於
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
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
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
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
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
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
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
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
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
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
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
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爲
附庸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亦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

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極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

耳未詳一同一附庸也　箋交龍至忒變　正義曰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宜言視祭不言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之義也　箋皇皇至之福　正義曰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以美言之而謂之爲君也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太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言謂天者以論語說舜受終于文祖宜摠祭五帝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感生蒼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君所祭唯祭蒼帝耳蒼帝亦太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焉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

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犧是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亦者亦周也以諸侯不得祭天嫌其不可故每事言亦也　傳諸侯至衆多　正義曰毛以載為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為祫祭而則為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為大祭之禘則不為時祭之礿於秋為大祭之祫則不為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為禘祫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為祫復為嘗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禘鄭駮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為三年祫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祫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為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為礿故禘是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為禘在夏

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君所祭唯祭蒼帝王蒼帝亦太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焉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

祫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
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烝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
王之法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言天子當祫之歲以春物未
成犆礿而已於夏秋冬則爲祫復爲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礿犆
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其意言諸侯當祫之歲春則犆礿夏則祫
而不禘秋冬乃爲時祭而復爲祫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不同
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礿祫則不嘗鄭於諸
侯禘祫更無明說亦當如此傳也楅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楅迫此
牛故云設牛角以楅之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
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如彼注楅衡別兩處設之此
箋申傳言楅衡其牛角爲其觝觸人以楅衡爲一者無文故兩解
也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
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
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
夏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

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異牲者嫌改周當以
夏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

說文云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犅謂赤特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
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
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
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
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
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
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
犧爲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毛炰豚者地官封人祭祀有毛炰
之豚故知毛炰是豚彼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謂切肉曲禮
注云胾切肉是也大羹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鉶羹
故以此羹兼二羹也特牲注云大羹湆煑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
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
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爲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籩豆
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
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

亦爲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
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
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
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
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則宗廟之祭唯
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
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體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
於大廟俎用梡嶡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
共文則是舞者之貌故爲衆多魯得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衆
多也　箋皇祖至干舞　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牡騂
犅騂犅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
下故以爲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后帝連文則
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文不見不
宜以載爲則故易之爲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
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

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

字者誤也又解房俎稱大之意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
也知大房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
用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其制足閒有横其下有跗以明堂
之文差次爲然跗上有横似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干舞
宣八年公羊傳文　傳震動至壽考　正義曰震動壽考皆釋詁
文月令稱累牛騰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爲乘也　箋此皆至堅固
正義曰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爲慶孝孫之辭下章用
兵之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叚辭也俾使臧善皆釋詁
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爲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國故
以常爲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毀壞也震騰以川喻故皆謂僭
踰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者尊稱天子謂
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
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爲
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
固也　公車至有容　正義曰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

人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illegible]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
英左人所持者緑色之繩此朱英緑繩者是二矛重弓也言二矛
載於車上皆朱爲英飾重弓共在鬯中以緑繩束之又公之徒衆
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其甲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
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當之荆楚
羣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
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
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
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其眞
老而不衰也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
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爲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
魯衰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　傳大國至鬯中　正義曰明堂
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
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
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大國

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大國

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内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清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葢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緄縢傳曰緄繩縢約謂内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縢繩者縢亦為約之以繩非訓縢為繩但傳詳彼而此耳重弓謂内弓於韔之中有二弓小戎云交韔二弓

兵事也　箋二矛至人御　正義曰弓矛所用執一而已解
其有二矛重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
尺夷矛三尋則矛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
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折壞
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
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荊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酋矛而
有二也此朱英綠縢與二矛重弓兩句自相充配朱英是二矛飾
之以朱染綠縢是重弓束之以綠繩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
弓共束以綠繩耳又解車乘之下即說弓矛之意故云兵車之
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
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樂伯在
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鄢陵
左傳稱欒鍼爲右使人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
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左傳稱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
爲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云

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左傳稱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
爲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云

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共命餝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　傳貝胄至增增衆
正義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胄謂兜鍪貝非爲胄之物故知
以貝爲餝說文云綅綫也然則朱綅直謂赤綫耳文在胄下則是
甲之所用故云以朱綅綴之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增增衆釋訓
文定本集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憎誤也　箋萬二至增
增然　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
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
有三軍矣荅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又以此爲
二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
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
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大數可爲四萬此
頌美僖公且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荅臨碩謂此
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
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

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
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決知當
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
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貢於時唯二軍耳烝進釋詁文步
行曰徒故以爲行也上句既云公徒則知此言烝徒謂進行之時
且與增增共文明是行時衆多也　傳膺當承止　正義曰膺
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待即是不敢禦止故以承爲止
也　箋懲艾至禦之　正義曰懲艾皆創故爲艾也僖公之時齊
桓爲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荊舒者
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
名荊君舉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
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
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泰山至之功　毛以爲既
美征伐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
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

美征伐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嚴巖然魯之邦境所
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

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
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　鄭以奄爲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
東之地餘同傳詹至荒有　正義曰詹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
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故知龜
蒙是龜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
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
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公羊傳曰三
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駮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
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
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
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
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
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
[illegible]文之矣[illegible]其泰山[illegible]長[illegible]國皆以爲望也荒訓爲奄此云荒

者亦言奄有之也 [illegible]復至中國 正義曰釋言云弇蓋也
孫炎曰弇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爲覆荒奄釋言文大者廣遠之
言以大東爲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
故以東爲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奬王
室故知來同爲同盟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
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主會者不列之
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之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
不得爲從魯故也 保有至是若 正義曰此又美僖公境界廣
遠威德所及言安有鳧山嶧山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
淮夷爲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荊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
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功是順
服也 傳鳧山至若順 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
陽有桐木也鳧嶧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鳧山嶧山也宅居釋
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
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

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
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

夷之貊故知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
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荅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
世夷行故謂之夷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諸順兩
字　天錫至兒齒　毛以爲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
之福復其故居天乃與公大大之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有魯國
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僖公燕飲而皆喜
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使妻善而母壽也其燕
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衆士亦謂爲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
之邦國七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黃髮
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耳有永年　鄭唯以嘏爲福爲
異餘同　傳常許至西鄙　正義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
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宇當舉邊
邑言之故知常許皆是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爲南鄙
許爲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　箋純大至於嘏　正
[illegible]詁文禮[illegible]生[illegible]尸致福於主人皆謂之嘏是受福

[illegible]傳[illegible]許為[illegible]鄙[illegible]言居得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
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
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
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
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
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此則魯之有
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即是彼之許邑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
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
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
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為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
本或有作嘗字者嘗邑在薛之傍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
薛是與築臺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嘗邑與嘗在薛傍魯
有薛邑故言是與為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
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自言
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

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習言
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

則嘗在薛傍共爲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在春秋之後俱
僭稱王號爲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靜郭君田嬰嬰者齊
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湣王湣王三年封田
嬰嬰卒子文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史記有其傳　徂來至是若
毛以爲僖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賢臣脩造寢廟取彼徂
來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柏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
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爲桷有舄
然而大作爲君之正寢甚寬大又新作閟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
寢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矣此廟是誰爲之乃是
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之奚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
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
謂之順民既以之爲順明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　鄭
唯以新廟爲姜嫄之廟爲異餘同　傳桷榱至是廟　正義曰桷
之與榱是椽之别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謂刻其椽也舄是桷
[illegible]無[illegible]文章徒見松桷彊大至牢固義或

[illegible]彤公羊[illegible]穀梁作[illegible]並云然定本作[illegible]云路正也釋詁云
路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公
爲君故以新廟爲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爲之立廟
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稱作
是廟美僖公之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欲
見作者主爲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寢也閔二年慶父出奔
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
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爲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
而字奚斯　箋孔甚至屋壞　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
孔碩言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佼美也與俗本異春秋有
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說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
以閔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而
此詩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閟宮使之新故易傳以
爲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爲美者以僖公承衰亂之後
寢廟廢壞能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

由其脩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亦脩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爲之主帥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爲之也中侯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成周之事云屬役賦丈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課章程之事也引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者與譜同以壞者譏其不恭則脩者事爲可善反明詩人稱新作寢廟以美僖公之意也　箋曼脩至之順　正義曰定本集注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九　計一万一千二十字

毛詩正義卷第四十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商頌譜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乙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　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由此言之敷五教者是契之所爲舉八元使布五教者正謂舉契使布之也

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illegible]而

紂云堯曰嗟朕舜德欽奉丕圖賜示
二三子斯封　契皐陶賜姓號注云斯此封三臣賜姓號者
契爲子稷爲姬皐陶未聞又契提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
朕躬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
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本紀稱帝舜封契於
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爲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爲
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
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代號也服
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
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
爲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
而鄭玄以爲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
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爲商丘者又相
土居商丘以後不恒厥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先公儁者譬
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

土居商丘以後不恒厥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先公後者譬
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

取其所居以爲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商爲
代號文王不以邰爲代號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
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號周即處邰處豳
國名變易大王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
爲號不得遠取邰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爲代號而禮
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皆謂殷
亡國之社也謂之亳社者禮存亡國之社以爲戒亳實湯所居
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所居欲使諸侯觀之思
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
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遷
於殷以後或呼爲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
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
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
咨汝殷商皆以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　世有官
[illegible]業定天下　正義曰堯以契爲

[illegible]也爲諸侯或入列王官故十七世有
官守國語云[illegible]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
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
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
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是從契至湯爲十四
世也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
于壇黑鳥以雒隨魚亦止化爲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
命之予伐桀命克予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
也 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
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
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靜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
正義曰此尚書毋逸文也彼注云中宗謂太戊也高宗謂武
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洎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
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
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

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
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

禮居凶廬柱楣不言政事　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
詩頌之者　正義曰受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商
頌五篇唯有此三王之詩故鄭歷言其功德也殷本紀云太戊
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
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
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四制曰書云高宗
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宗者
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
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高而宗之故謂之
高宗是中宗高宗中興也由此三王皆有功德時人有作詩頌之者
那序云祀成湯是頌成湯也烈祖序云祀中宗是頌中宗也玄鳥
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從可知是玄鳥三篇頌高宗也此頌
之者皆在崩後頌之那祀成湯經稱湯孫箋以湯孫爲太甲則那之
作當太甲時烈祖祀中宗箋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
[illegible]玄鳥祀高宗[illegible]以祀當爲祫高宗

[illegible]詩爲是其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

則亦在其崩後玄鳥殷武既是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長發述其生存之日禘祭先王殷武述其征伐荆楚脩治寢室皆是崩後追述之也　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　正義曰商德之壞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伐紂即封微子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爲說也書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是武王初殺紂以武庚爲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爲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

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是武王初殺紂以武庚爲商後也至周公
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爲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

殷命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今因伐紂之下即連
言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爲商後者以封之於宋竟爲商後以宋是
武王所封故終言之　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猪
之野　正義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菏澤被盟猪地
理志云盟猪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盟猪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
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撿時
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盟猪也　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
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　正義曰微子爲商之後得行殷之禮
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
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
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
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卒子釐
公舉立卒子惠公覸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
[illegible]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

[illegible]為犬戎所殺考校其年宣王以戴
公十八年崩其[illegible]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
之太師以那為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
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紕繆故就太師校
之也此頌皆為祀先王而作故知校之既正歸以祀其先王也　孔子
録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
成功法莫大於是矣　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定商頌止有五篇明
是孔子録詩之時已亡其七篇唯得此五篇而已王者存二王之後
所以通天三統夏之篇章既已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録魯頌
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使後人
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　問者曰列
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録之王者之後時王所
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　正義曰巡守之
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陳其詩示無貶
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惡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

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亦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陳其詩亦無貶
黜客之義亦既亦無貶黜不陳惡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

故所以無宋詩也亦無貶黜者亦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譜所
云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爲伯爵是其
爲時王所黜也　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
之　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存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
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
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存故鄭爲譜因商
而又序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至爲首　正義曰那詩者祀成湯
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
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又揔敘商頌廢興所由言微子至於戴
公之時其間十有餘世其有君闇政衰致使禮樂廢壞令商頌散
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
師此十二篇以那爲首是故孔子録詩之時得其五篇列之以備三
頌也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案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
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爲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
謚法……云死謚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

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
蓋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為武
王者以其伐桀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謚也國語云校
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太師校定眞僞是
從太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為首則太師先以那為首矣
且殷之創基成湯為首那敘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太
師以那為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終篇皆論湯之生
存所行之事鄭以奏鼓以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美事亦
是祀湯而有此事故序揔云祀成湯也　箋禮樂至厲公　正義曰
禮樂廢壞者正謂禮不行樂不用故令之廢壞廢壞者若牆屋之
不脩也但禮事非一箋略舉禮之大者以言焉由君不復行禮有
司不復脩習故忘其禮之儀制由君不復用樂樂師不復脩習故
失其聲之曲折由是禮樂崩壞故商詩散亡也　知孔子之時七篇
巳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不是
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巳無七篇明是孔子之前巳亡滅也世本云

巳云者以其考甫校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不是
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巳無七篇明是孔子之前巳亡滅也世本云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
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絶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
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
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
故云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傳文也
服虔云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
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
父何授之者何是湣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簒之蓋厲公既殺
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　猗與至之將　毛以爲成
湯崩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業述而歎之曰猗與湯之功亦甚
多而能制作護樂植立我殷家鞉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祭
其先其祭之時廟中奏此鞉鼓其聲簡簡然而和大也以樂我有功
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冥相土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
德當神明故[illegible]湯功美其奏樂言湯之能爲人子孫也奏此大
所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

祁烈宜[illegible]和平也[illegible]之樂其鞉鼓之聲淵淵而和也嘒
嘒然而清烈[illegible]其管籥之聲諸樂之音既巳和諧且復齊平
不相奪倫又依倚我王磬之聲與之和合以其樂音和諧更復歎
美成湯於乎赫然盛矣者乃湯之為人之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
其樂之音聲大鐘之鏞與所植之鼓有斁然而盛執其干戈為萬
舞者有奕然而閑習言其用樂之得宜也於此之時有王者之後
及諸侯來助湯祭我有嘉善之賔客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
懌樂乎言其夷悅而懌樂也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
王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専於今故此嘉客依禮來助祭其儀溫
溫然而恭敬早朝饗尚夕在於賔位其執事薦饌則有恭敬此嘉賔
所以來顧念我此烝甞之時祭者正以湯為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
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禮樂善為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故陳
其功德以歌頌之也　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
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
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

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
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

顧予烝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爲扶助太甲唯
此爲異其文義略同 傳猗歎至縣鼓 正義曰齊風猗嗟共文
是猗爲歎謂美而歎之也那多釋詁文鞉鼓樂之所成者禮記
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鞉則鼓
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
樂則以鞉將之注云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夏后氏
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
箋置讀至之類 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
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鞉鼓明堂位作楹鼓故
知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大護之樂殷之樂也此述成湯之功
而云植我鞉鼓明是美湯作護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始植
我殷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
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
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云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
九招六列之樂蓋大護之樂別曲名

搖以木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故與
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
擊是說鞉之狀也　傳衎樂至假大　正義曰衎樂假大皆釋詁
文下傳湯爲人子孫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美湯之祭而云烈祖
則是美湯之先公有功烈者故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湯之前有
功烈者止契冥相土之屬也王肅云湯之爲人子孫能奏其大
樂以安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　箋奏鼓至思成
正義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鐘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也以序
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故易
傳以烈祖爲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
奏鼓以樂之也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
孫也故知湯孫謂太甲也孫之爲言雖可以關之後世以其追
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知指謂
太甲也假升綏安皆釋詁文也以奏者作樂之名假又正訓爲
升故易傳以奏假爲奏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言奏升

太甲也假升綏安皆釋詁文也以奏者作樂之名假又正訓爲
升故易傳以奏假爲奏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言奏升

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鍾奏之經雖言鼓而鍾亦在焉故云以金
奏堂下諸懸也琴瑟在堂故知奏升堂之樂謂弦歌之聲也於
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
也臯陶謨說作簫韶之樂得所而云祖考來格意與此協故言
神明來格取彼意以爲說也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
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先思
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
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
者志意也在内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内事難測深思然後
及之故後言之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
御不弔而已未能至於深思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
戶而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
有出戶而聽之是由無尸者有闔戶出聽之事也古之祭者莫
不以孫行者爲尸而得有無尸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
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是祭有無尸者故作記者

言又以[illegible]依聲[illegible]正義曰傳意亦以磬為玉磬聘義
說玉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聲必清故云聲之清者解其
別言依磬之意也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
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辭宋玉云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
周尚臭殷尚聲郊特牲文言此者以祭祀之禮有食有樂此詩
美成湯之祭先祖不言酒食唯論聲樂由其殷人尚聲故解
之　箋磬玉磬　正義曰此申說傳意言磬聲清之意也知是玉
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平來
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皋陶謨云戛擊鳴球謂
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為磬也由玉磬
尊故異言之　傳於赫至然閑　正義曰毛以此篇祀成湯美湯
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善為人之子孫也以上句言衎我烈祖
陳湯之祭祖故以孫對之子孫祭祖而謂祖善為人之子孫猶
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
此為傳者舉中以明上下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是大鐘曰庸

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

此爲傳者舉中以明上下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是大鐘曰庸

也以數爲鍾鼓之疾故爲盛奕萬舞之容故爲閑也箋云數數然有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 箋嘉客至扶助 正義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注以爲夏殷祭名是烝嘗爲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爲礿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礿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嘗無樂當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祭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揔論四時之祭非獨爲秋冬發文直取烝嘗之言爲韻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礿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便即推爲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箋以湯孫爲太甲故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爲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爲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正義曰烈祖詩者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

此哥下[illegible]成[illegible]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昭
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揔之　箋中宗至中宗　正義曰案
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
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湯之玄孫也本紀
又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
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
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禮王者祖有
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
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
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
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駮明亦以爲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
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
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
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爲殷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
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嗟嗟

至之將　毛以爲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
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
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言當常王天下也成湯既有
此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無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
所也謂能承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既
載清酒於樽酌以裸獻以其絜敬之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
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已亦有
和羹也羹美者五味調和以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此和順諸侯來
在廟中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莫不揔集大衆而
能寂然無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我
孝子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耇老無有疆境之福也既言在廟
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篆約其長轂之軝以綵飾
錯置於衡之上其八鑾之聲則鏘鏘然以其大禮而來以獻國之
所有於我所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時又溥來助祭由此
[illegible]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而無

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爲所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
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嗟嗟

以豐年多皆言天作之豐年言神降之福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焉
來饗食其祭祭乃下與大福無有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顧念
我此烝嘗之時祭者乃由湯善爲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
宗而引湯善爲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
鄭以賚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鬷假無言
謂揔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
也來假　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食謂神來歆饗之湯孫之
將正謂此時設祭之君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
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食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子
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爲異其文義略同
傳秩常至賚賜　正義曰秩常申重賚賜皆釋詁文也言賜
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知酤是酒者以此說祭
事而云既載清酤文與旱麓清酒既載事同故知酤是酒也
箋祜福至用成　正義曰祜福釋詁文以思成者齊之所思成也
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商之王功起於湯

故知功烈之祖王謂成湯也王天下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常王天下

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天下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王天下

也既言常福又言重賜無疆界福之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天重

賜之也及汝之此所所謂處所言中宗之得中興是天福之所及也

此祭中宗也故知汝者汝中宗也言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興之

故陳湯有常福以及中宗也酒者祼獻所用故知既載清酒於

樽謂酌以祼獻案禮言周法祼用鬱鬯所禮雖則不明其祼亦

應用鬱鬯而云用酒以祼獻者鬱鬯釀秬爲酒築鬱金草和之

而已揔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述舉其大綱非如記事立制曲

辯酒齊之異清酤之言可兼祼獻之用故鄭並舉祼獻以充之

傳戒至至無爭　正義曰言戒至者謂恭肅敬戒而至非訓戒

爲至也騣揔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假大釋詁文揔大無言

無爭者以諸侯大衆揔集或有言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

能心平性和也　箋和羹至美焉　正義曰祭之設饌有大羹鉶

羹美何知不實論羹美而以爲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年

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

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
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
羹以和羹譬君臣之和則知以和羹爲喻非實羹也下句約軝
錯衡諸侯來朝之事無言無爭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羹謂
諸侯對朝廷君羣臣而稱亦也釋詁文假爲升故易傳以鬷假爲
設薦進俎之時諸侯揔集而升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之得
禮非獨爲助祭者也而云神靈用是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者善
其助祭得禮故歸美焉　傳八鸞至假大　正義曰此解在車之
飾非直鸞和而已獨言鸞聲之意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有
聲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舉其
鸞聲以顯之傳訓假爲大而其義不明但軝衡是諸侯之車
以享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是來朝之事當謂以大禮而來
朝也
箋約軝至歡心　正義曰軝者長轂之名約謂以
絲色纏約之故云約軝轂飾也采芑言約軝錯衡文與此同
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

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

駟驖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注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爲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爲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軧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軧錯衡與輅車有連文輿赤貌則彼是金輅彼爲金輅則此亦金輅故知約軧錯衡爲金飾也案春官巾車之職金輅同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耳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假之爲升乃是正訓諸侯之朝必升堂授玉故易傳以假謂來朝升堂也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　箋饗謂至獻酒　正義曰箋以說祭之事而云來饗故知是獻酒使神饗之也獻酒必升堂故知上下假皆不訓爲升則此亦不

傳與鄭異也三壽云云至來享饗食嘉薦然則音爲爲格故訓
爲至也　箋此祭至言之　正義曰此祭中宗在中宗崩後當是
中宗子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
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爲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
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正義曰玄鳥詩
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鄭以祀爲祫謂高宗崩三年喪畢始爲
祫祭於契之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興湯之功
下能垂法後世故經遠述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
功業又述武丁孫子無不勝服四海來至百祿所歸言高宗之功
澤流後世因祫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祫以揔之毛無破字之理
未必以此爲祫或與鄭同爲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
箋祀當至大事　正義曰知此祀當爲祫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
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
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爲祫
也案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亶甲亶甲生祖乙祖乙生

也案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亶甲亶甲生祖乙祖乙生

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及小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爲太戊玄孫之孫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作高宗肜日殷本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懼而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立其廟爲高宗喪服四制說高宗之德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羣廟之主始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祫祭之後乃述敘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駮異義云三年一祫百王通義則殷之祫祭三年一爲而必知此崩而始祫者以序云祫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祫則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徧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祫高宗明是爲高宗而作祫故知是崩後初祫於契之廟也既言崩而始祫因辯祫之先後及言古者君喪以下以明禘祫之疏數也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大祖明年春[illegible]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illegible]

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魯禮也此箋及禮注所言禘祫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祫志以推之其畧云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而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即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有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祫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因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爲

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
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
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
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
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
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
聞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
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
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
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
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
以相準況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禮禘祫疏數之事也閔二年
五月吉禘於莊公卽是春秋之經而於禘之前經無祫事鄭知四月
祫者以文二年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彼是
亦當先有祫祭於祫所以不識者

鄭云[illegible]亦免之但爲祫口以成尊不假更復
爲禘而五月又禘故譏之而書吉禘也譏之口吉則是未應從
吉故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
禘當五年矣僖也宣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矣文
公以二年祫祭祫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三年是其與祫當異歲也
鄭以春秋上下考校知其必然故此箋及禮注皆爲定解仍恐後學
致惑故又作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祫後禘而此云一禘
一祫先言禘者從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
祫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僖
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
祫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
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天命至是何　毛以爲
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口祈於高禖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
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
國故契之子孫得居此殷土其國境廣大芒芒然既揔言天命生

商又揺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
彼四方之國謂爲之君長有其土地天既命成湯爲長又令四方
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
湯既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
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孫
子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
高宗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糦
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天下故子孫祭之
得萬國之歡心也高宗前世殷政衰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
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
爲政先安畿內之民後安四海之國以爲己有由此能有彼四海故
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數甚衆多此衆多諸
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霑
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
高宗興殷之道能爲四海所褒

古[illegible]甘[illegible]之[illegible]簡狄呑鳦卵生契故言天命玄
鳥降而生商也正域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為政於四方又以奄為
覆言覆有九州為之王也又受命不怠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
懈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
世子孫行之不懈怠也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
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北
域彼四海謂正天下之經界為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景去
緋何言諸侯大至所言維去何乎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即其
言之所去也唯此為異餘文義略同傳玄鳥至大貌 正義曰釋
鳥云燕燕鳦也色玄故又名為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
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
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則玄鳥降日有祀郊禖之禮也大戴禮
帝係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去有娀氏女簡狄則
契為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去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
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為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簡狄祈郊禖

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
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記其祈
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
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
桑注云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襄四
年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是芒芒爲大貌也　箋天使至
天意　正義曰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
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
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
也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
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
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
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
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
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

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亳即偃師是也然則亳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地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譔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爲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爲亳湯所都是舊說爲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洛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謚之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爲分亳民於三處非三處有亳地也杜預

以景亳為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
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己氏
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為異
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
國猶尚小耳言日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述
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
之初生也　傳正長至九州　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域有者言封域
之內皆為己有非訓域為有也言奄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
分天下以為九分皆為己有故知九有九州也傳於奄字皆訓
為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　箋古帝至之王　正義曰湯之
受命上天命之故知古帝謂天也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
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為古故得稱天為古帝也方命其君謂於
四方之國方方命之故為徧告諸侯言湯有是德天道遠矣
非與人對言云徧告之者正謂授湯聖德令之所征無敵使諸
[illegible]之也
高宗　正義曰作詩所以稱王名

先君成湯授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毛以爲湯孫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如鄭言也　箋商之至度明　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是也以天下之大王業之重創基甚難守亦不易故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懈怠也又解此詩主頌高宗而美高宗子孫者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而言其子孫也　箋交龍至大國

正義曰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糦是承謂奉承助祭祭之粢盛唯黍稷耳糦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覲禮曰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爲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己同曰偏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

四衞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
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
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
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
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或者
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一年之間而十乘
俱至也　傳畿疆　正義曰畿者爲之畿限疆畔故爲疆也毛無
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爲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
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　箋肇當至及外　正義曰箋以肇域
共文當謂界域營兆故轉肇爲兆言已令千里之内民得安居
乃後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爲兆域先安畿内後正四海言其自内
及外也　傳景大負均河任　正義曰景大釋詁文負者周迊之言故
爲均也荷者任負之義故爲任也傳不解維河之義既以景負
爲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大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
義曰假至釋詁文彼作格音義同轉

[illegible]辭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
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河當與彼
同不得爲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爲何維何既是問辭則大負是諸
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爲大均之義且古文云負字同故易傳也上
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爲界也既言四海爲界也因即乘而立文言
四海來假正謂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四夷貢獻也所
云維言何乎將欲述其美殷之言故開其問端也荷任即是檐負之
義故言檐負天之多福 長發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章七句一
章九句卒章六句 正義曰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
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
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
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
賢臣爲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爲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爲頌故
言大禘以摠之經無高宗之事而爲高宗之頌者以高宗禘祭得
禮因美之而爲此頌故爲高宗之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有天

下之由故其言不及高宗此則鄭之意耳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
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　箋大禘至是謂
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其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
丘之祭名爲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春礿夏禘秋嘗冬烝
注云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駮異義云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則祭
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大禘爲郊祭天者以冬至爲祭乃是天皇大
帝神之最尊者也爲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
感助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也且周頌所詠雝
神不舉皆無圓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
乎以此知非圓丘之禘也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已而此經歷言玄
王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殷禘鄭於禘祫志推之
以爲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陳前世有功之
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彼諸禘者
皆非[illegible]此[illegible]唯是郊祭天耳祭天南郊亦名爲

禘故云禘言以尋之所[illegible]服小記及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
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
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
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
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
故此序謂之大禘也易緯稱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
正月也鄭志趙商問此云案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
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
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圓丘之祭不審云郊何荅曰郊祀
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
詩之大禘宜爲圓丘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
云是鄭解此禘爲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
皆以爲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大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
殷人禘嚳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 此因祭天歌

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脟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爲脟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圓丘之禮唯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云宋郊契配也譜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則是脟時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郊天虛妄何甚而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若然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濬哲至生商　毛以爲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巳長遠矣於是時契巳佐禹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娀氏之女方欲長大之時天爲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鄭以隕爲圓言中國廣大而圓周

也有娀[illegible]廣大黑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略同　傳濬深至隕均　正義曰濬深釋言文洪大釋詁文也諸夏爲外對京師爲內也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爲內諸夏爲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　箋隕當至爲久　正義曰箋云深智乎維商家之德者揔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世禹敷下土廣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始有王天下之萌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即是久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　傳有娀至生商　正義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爲字故云有娀契母也將大釋詁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爲生立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故言契生商也詩言商興所由止須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

箋帝黑帝至廣大　正義曰楴者郊天之名郊祭所感之帝商

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以有娀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娀方將不得爲簡狄長大故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也有娀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　傳玄王至履禮

正義曰上言有娀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爲契明矣履禮釋言文公羊傳云撥亂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爲治也　箋承黑至盡行　正義曰箋以契不爲王玄又非謚解其稱玄王之意玄黑色之别以其承黑帝立子故謂契爲玄王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豈言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追號爲王也玄王廣大其政治正謂達其教令是也知堯封爲小國舜益爲大國者中候握河紀[illegible]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

之事云帝若[illegible]以賞爵若稷契皐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爲大
國也自肸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
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
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禮
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百里而已率履不越文承是達之下
明民從政化非契身率禮故云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徧省視
之教令則盡行即是達之驗也　箋截整至整齊　正義曰截
者斬斷之義故爲齊也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故云居夏后
之世承契之業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爲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
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
傳管仲說太公爲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得云威武烈烈然而四
海之外截然整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
主何方故揔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
畔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

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爲司

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説春秋者亦以太公爲司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帝命至九圍　正義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指言興事言天之所以命契之事自契之後世世行而不違失天心雖已漸大未能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動合天意然後與天心齊也因説成湯之行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而不遲也其聖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以其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以是之故常愛敬之故天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爲天下王也　傳至湯與天心齊　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天心至湯而與之齊以爲漸大之意也上言帝命即云湯齊故知湯所與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爲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閒居注云詩讀湯齊爲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也　箋帝命至天心　正義曰契無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興父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

述尚之[illegible]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浸字其

實相土至湯有令聞者唯有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也　傳躋升至九州　正義曰躋升釋詁文謂九州爲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　箋降下至於人　正義曰降下式用釋言文祗敬釋詁文假者假借之義故爲暇也湯爲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晉語宋公孫固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爲下賢也寬暇天下之人謂不責人所不能馭之舒緩也待士則疾馭下則舒言其急於已而緩於人也　受小球至是遒　毛以爲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實湯之用事也受小球玉謂尺二寸之鎭圭也大球玉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爲下國諸侯之表章能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舉事皆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衆之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　鄭唯下國綴旒爲異六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

緌餘同 傳球玉至旒章 正義曰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是球爲玉之名也綴之爲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爲章也 箋綴猶至著焉 正義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爲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爲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爲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珽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王故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比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

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見諸侯

侯冐執圭搢班今言受小玉大玉即云爲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搢班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結著焉也定本云如旌旗之縿旒著焉此言執圭搢班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是爲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也　受小至是總毛以爲此又言成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成諸侯之性行爲下國之大純厚能荷負天之和道也又述成湯之行能荷天之和道所由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所征無敵克平天下百衆之禄於是揔聚而歸之故能荷天之和道也鄭以爲此又覆述上章言湯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執此二玉與諸侯會同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餘同　傳共法至龍和　正義曰傳讀共爲恭敬之恭故爲法也駿大厖厚釋詁文龍之爲和其訓未聞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搢班與諸侯爲法也言爲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

言湯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　箋共執
至之謂　正義曰拱執釋詁文以此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
傳以爲小拱大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搢之而言執者將
搢亦執故同言拱也又以上言綴旒爲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
駿厖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爲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
德之君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休爲美譽則此宜
爲榮名且韻宜爲寵故易之也　武王至夏桀　毛以爲上言成
湯進勇此述爲勇之事有武功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
征伐又能固執其鉞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熾
烈烈曽無於我成湯敢害之者又述成湯得衆之由先代既滅
封其支子爲王者之後猶樹木既斬其根本更有蘖生之條言夏
桀與三王之後根本之上有三種蘖餘承藉雖重必無德行莫有
能以行申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無所歸
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唯
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

惡既盡天下廓清成湯於是乃即
眞爲天子　鄭唯以苞爲豐言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爲大國而不
能遂達故九州歸湯餘同　傳苞本蘖餘　正義曰易稱繫于
苞桑謂桑本故以苞爲本盤庚云若顚木之有由蘖謂本根已傾
更生枝餘故云蘖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爲之
本當時三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
箋苞豐至截然　正義曰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首言國之大者
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三蘖者樹木於根本
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蘖皆謂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
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
而三也故云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也
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夏以建寅爲正則舜當以建
子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正也桀爲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類
但三者俱得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以三者承藉餘緒國
大禮盛宜爲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天下歸湯美湯以

小國而得天意也莫達謂不能以德自達則莫遂謂不能以行申遂天意也　箋韋豕至時誅　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又歷數之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己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爲商伯此已滅之又得爲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爲伯也爲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吾夏桀共文在既伐之下故知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上句言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有所施以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爲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昔在至商王　毛以爲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中[illegible]之世謂成湯之前商爲諸侯之

區夲[illegible]惟[illegible]見危[illegible]成[illegible]乃有聖德信實也上天子而愛
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爲卿士此卿士者實維阿衡之官實佐助
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下此皆上天之力髙宗祭又得禮故因
大禘之祭述而歌也　鄭以爲昔在中世謂相土之時有征伐之威
且爲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皇天子而愛之餘同
箋中世至撓敗　正義曰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
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玄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
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
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爲子孫討惡之業也所引
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引之者證震得爲威之義　傳阿衡
至右助　正義曰以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唯
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
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
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
以爲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

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殷武
六章首章六句二章七句三章五句四章五章六句卒章七句
至高宗　正義曰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
中衰宮室不修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荆楚修宮
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
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荆楚卒章
言其脩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撻彼至之緒　毛以爲撻然而疾者彼殷王之武丁也又言其疾之意
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内聚荆國之人
衆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整齊者其
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爲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
與湯同也　鄭以罙爲冒又以湯孫之緒爲太甲之等　功業高宗之
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　傳撻疾至哀聚　正義曰撻疾是速疾之
意言伐楚之疾也述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
武[illegible]王丁也荆是州[illegible]國名故云荆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

知楚君何人也罙者深入之意故爲
深也裒聚釋詁文　箋有鍾至士衆　正義曰有鍾鼓曰伐莊二
十九年左傳文以其遠入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
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
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
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聚荆之旅
故知俘虜其士衆也　箋緒業至功業　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
反覆相訓緒得爲業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言高宗比功同
於太甲之等所之諸賢王之功也太甲以下皆是湯孫故言之等以
包之傳於那篇言湯孫者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
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爲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　箋氏
羌至不如　正義曰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
在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氏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
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
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汝荆楚則

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
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
辭耳　天命至匪解　正義曰此亦責楚之辭言上天之命乃令天下
衆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行
朝覲之事來見君王我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唯告之以
勸民稼穡之事非得有懈惰而已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
何得不脩諸侯之職不來朝見王也　箋禹平至云然　正義曰箋
以諸侯之立其來久矣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於禹之
績故作此言以解之皐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數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
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
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
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
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
服五百里[illegible]　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

賈逵馬融之說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
里爲差所納緫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
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内别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
詎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别名大界與
吉六殊四面相距爲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揔諸義而論之云賈
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
廣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
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
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
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顚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
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
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如肅之難非
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旡不移前聖後聖義終
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
碣石之北經塗所亘萬有餘里若其所彌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

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爲何哉又周公制禮作爲九服蠻畿
之內尚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境蹙促三倍狹於
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唯
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況
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纔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
堯之初協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烝民
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洎乎禹治洪
水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面至五千何
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
之功豈專以境界爲事而能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
[illegible]成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
[illegible]舜之以爲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
而至於四境爲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爲五千則設文從何
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秉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
[illegible]界踰[illegible]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

此乃所以爲誣非所以爲難也世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

乎何其取辟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遭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

使入禾槀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

於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

以前漢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萬里爲得其實故不從賈

馬別爲此說　傳嚴敬至封大　正義曰嚴敬釋詁文襄二十

六年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

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故知不僭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溢

也定四年左傳曰吴爲封豕長蛇是封爲大之義　箋降下至

之義　正義曰降下遑暇釋言文明德愼罰康誥文中候契

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興由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案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

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葢湯之前世有君衰弱

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責楚之辭而說成湯

有明德而王天下矣明是於時楚僭慢王位故告曉之　商邑

至後生　正義曰此又責楚之辭言商王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爲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其見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又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孫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汝何故敢背叛不從我化乎以楚不識商之明德故告曉之

陟彼至孔安　毛以爲高宗前王有廢於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既伐荆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之上觀松柏之木丸丸然易直者於是斬斷之於是遷徙之又方正而斲之於是之時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也以松爲屋之椽桷有梴然而長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及寢室既成王居之而甚安矣美其能脩治廟復故法也　鄭以榩又爲椹言正斲於椹上又以旅爲衆唯其餘同

傳丸丸至路寢　正義曰易直者言其滑易而徙謂徙之來歸也虔敬旅陳釋詁文桷者椽也椽以長爲義故梴爲長貌王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

不繫閑義梴[illegible]貌則閑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桷楹以

王[illegible]相爲[illegible]言無彫[illegible]其楹有閑[illegible]箋[illegible]楹謂至寢焉
曰梴謂之㯉釋宮文孫炎曰梴斲材質也以其方論斲所楹
言斲故易傳也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
[illegible]此經丸丸之文在斲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升景山
揀[illegible]不也言爲桷與衆楹則訓旅爲衆也以其方始斲之未宜已
爲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故知居之
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脩寢廟明是前王
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也案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
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即爲寢廟其不脩者
蓋小辛小乙耳未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寢耳箋并言廟者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明亦脩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
人之意主美寢也

毛詩正義卷第四十

計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一字

廣文館進士臣韋宿書

鄉貢進士臣陳元吉書

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張致用書

承奉郎守光祿寺丞臣趙安仁書

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秦奭

勘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

勘官承奉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

勘官中散大夫國子博士同判國子學柱國臣解損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詳勘官將仕郎守開封府雍丘縣主簿臣孫俊

詳勘官許州觀察支使登仕郎試大理寺直兼監察御史臣王元貞

詳勘官登仕郎守將作監丞臣尹文化

詳勘官登仕郎守光祿寺丞臣牛韶

詳勘官儒林郎守大理寺丞臣畢道昇

朝請郎守國子學丞臣劉弼[illegible]

計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一字

奉議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畢　道昇再校

朝請郎守殿中丞賜緋魚袋臣胡　令問再校

中散大夫守國子祭酒兼尚書工部侍郎柱國會稽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孔維都再校

宣德郎守尚書水部員外郎直史館兼判國子學柱國賜緋魚袋臣李覺都再校

淳化三年壬辰四月　日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賜

紫金魚袋臣李　沆　等進

正奉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柱國襄陵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賈　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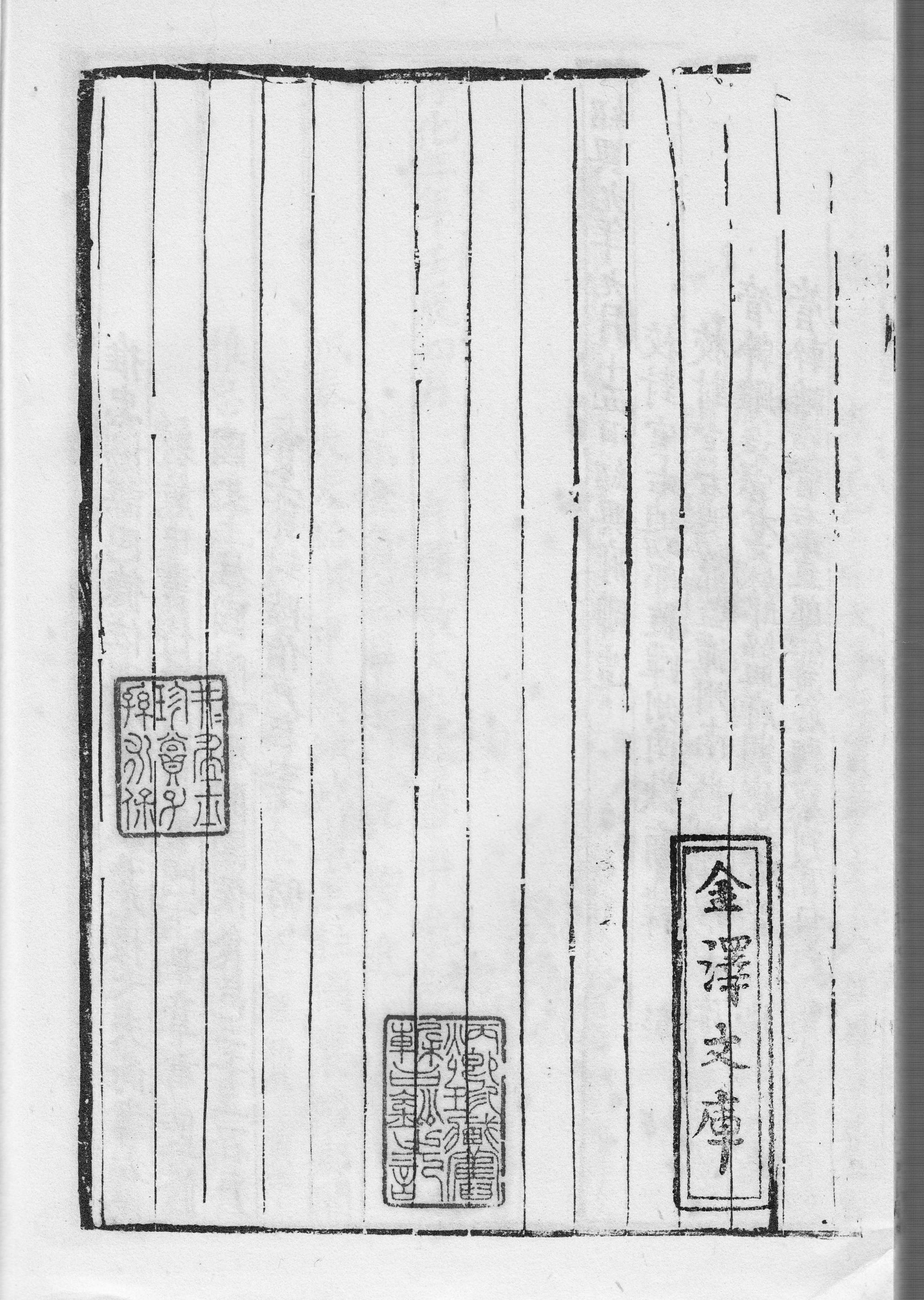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吏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清河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貳伯戶臣張　齊賢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
國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三千一百戶
食實封陸伯戶臣李　昉

紹興九年九月十五日紹興府雕造
校對官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韓　彰
校對官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穆　淮
管幹雕造官右文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曾　掞
管幹雕造官右承直郎紹興府觀察判官白　彥良



金澤文庫